

園

猶園第十六目録

溫涼指

石作雲霞

石中兔

石中蟹

石中金鯉魚

石中松色水影

石中山川人物鴛鴦海馬

醉石

相思石

松化石

白公石

洞庭石公

琥珀影

穴中飛雀

雙紅鼎

五色土

鉄沙

沙化水精盐

帝女花松

梅梁

鳳皇梁

木中吹笛人

芝異
蔗火
桂兆
雙麟冢
米倉龍
龍藏雞腸
鹿有命
異魚
魚鱗堊
井中魚
鼠啣錢

孟河口煙火

兒工毬

玉陶令

白玉觥

兩古玉杯

玉魚、

玉豬

玉樓臺

瑪瑙簪

梅花琥珀

水銀琥珀

擔園第十六目錄終

獪園第十六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兗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瓌聞 紀事物二瓌也

費太僕夢棘園詩 已下皆紀事瓌

鉛山太僕少卿費堯年鄉薦之歲夏五月十三夜夢人賦詩記得八牕明月夜玲瓏之句覺而異之私疏于壁是秋八月十五但三場既畢費繳行而出投卷於監臨官前有御史謂其僚曰頃得中秋佳句一聯頗不尋常僚曰請誦之御史曰萬里青天秋浩蕩八牕明月夜玲瓏費聞矍然而出是科放榜果獲雋其子元祿說之

雞鳴山夜呼

武宗游金陵之雞鳴山、江彬恒伏甲士劍客之屬將謀逆爲中夜山大呼者三、衆軍守衛行在者六奔散呼萬壽者三、彬氣攝謀遂不行、後龍舟渡揚子江其夜彬復懷利刃鞾中、俯身取水、不覺中風蹶然倒地、乃知真人御運所至有鬼神爲之呵護矣、

海市

副將謝庭芝建牙東齊、親見登萊州海市堂屋三間、甚軒敞、罘罳掩映中垂大珠簾、簾內置一曲几、几上安鵲尾香爐、篆烟裊裊、有一丱角童子擁篲而至、次

第掃地畢、乃取香添入爐中、歷々分明、移時乃滅、

盜偷生

蘇州有犯大辟盜某、與伍伯素有識、及擒在市曹、將決矣、私祈於伍伯曰、某與君平生交好、君知諸方便何計脫某於不死乎、伍伯笑而僞應之曰、此甚易耳、當使兄脫一樂地去也、及行刑時、伍伯連叱其首曰去去、勿復顧、刀下、而其人不知苦楚、魂神飛出于稠衆之中、不覺去數千里外、奔突入一大姓家、適主人方出階下、驀撞仆之於地、大小震慟、經數刻、營救始甦、起坐、忽作吳語、引鏡自照、容貌轉少於前、左右擁掖者嬌妻美妾三四人、屋宇高廣、盜心自念曰、吾

何以忽然至此矛喜不自持稍審其地乃是廣東南海之某州縣主人故太學生也親戚来看都不識是誰强効其土音應對支吾然絶不敢談本來面目如是享用者首尾十三年還與婦生一子矣忽一日伍伯輪鮮編戍人之嶺表偶至其地遊于市中邂逅之僕地下拜感謝甚殷伍伯茫然不知所謂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従容推訊姓名乃大駭盗便邀過其家鋪設酒肴備極豐腆酒酣盗乘間問曰感君再生真某大恩人也但不知當時実用何方便使某得至於此伍伯曰汝莫管前頭公案我雖有口決不為汝說破也留連三日苦詰其由伍伯被纏逼不已無奈

之何因婉辭以告之曰鄉當日市曹之戮初未嘗免何不尋思盜默然良久忽蹶倒而死家人奔救無及伍伯遂具述事狀始末大小驚慚若無所措乃知借屍還魂之說自古有之獨此盜以一念之祈免偷生數千里外十有三年生前貫盈死後網漏地下主者安在豈其命緣未絕冥府不得而制之耶殊理之所難明者壬辰春太原中表吳生所說

武夷山詩夢

蘇州近竹老人袁洪志三十年前夢游武夷山題詩石壁云地僻紅塵遠人閑白晝長鳥啼春雨霽花落野泉香近竹老人題凡二十五字其後隨弟觀察使

洪愈之官福建還經武夷山登絕頂見石壁上委有此二十五字宛然手跡是夢中飛神所題者老人自異既歸一疾不起沈顥話其事

車中女子

山東新城王氏家有世德登科以來登進士第者二十七人衣纓之盛罕有加也相傳其家始祖王翁少未有婚一日天忽大風埃霧蔽空白日晝晦及暮風定門外忽有輜車一輛車中坐一女子烟鬟霧髻舉止端莊眾共驚視莫敢近者王翁詣而詰其故女子曰父姓初氏兒家相距五百里外矣偶探親而還不知何由忽然至此訊之亦未字人王翁以為天錫之

稱也又初者起家之徵遂諧秦晉今之子孫皆其出為姓年以民部員外郎出訊吳閩名之都者即初氏雲仍也親為余述先世事如此

小黃旗

嘉興祝以豳為吳江令多異政時有居民東西二鄰皆少年且相善其東鄰夜娶婦朝出行賈既去西鄰徑詣行窩見房扉尚開即突入之僞為東鄰語言擁其婦而語曰天尚未明我眷戀鄉不忍別耳復就寢婦不辨其夫也欣然交合任其輕薄頃之漸曉匆匆別去起視奩中簪珥之屬蕩盡矣婦泣語其姆慚恚縊死母家陳狀于官誣其舅姑殺婦舅姑亦出論訴

使人通息耗于子、趣棄賈遄歸、既歸、遂備執贄到官祝及覆鞫訊、略無情實、還衙與夫人共憂之、時會天大旱、請雨城隍之神、夫人教祝詣廟焚香、默禱此事祈神于夢中開示疑獄、其夜祝遂宿神廟中、夢神降而告曰、明日路上有祈雨小兒、可自問之、既覺、未審云何、早起拜神畢、行至市中、果遇群兒執旗伐鼓、引龍神而來、祝命吏捕逐群兒、群兒逆走、適遺一小黃旗於地、遂令收取還衙、以示夫人、夫人曰、奸婦者是黃旗無疑矣、祝便託以他事、過東鄰境中、謂嗇夫亭長有民丁戶口冊可送一本至、既賫冊至、按之、委有王騏名字、乃傳令某日點役、合境民丁宜集縣門以

候騏亦未知緣由與諸人旅於庭下、諸人皆應声而去、最後始詰王騏、訊其居止與訴鄰止隔一壁、於是慚惧失色、具服其事、所盜之物咸在、祝令梏往其家檢出贓物乃置于法、斃之獄中、

梁裂

數年後又有山陰某乙、是富家子弟、娶婦入門、其兄某甲戲以相賭、謂乙令夜能不進新人房、即輸金一餅、乙曰易耳、竟不果入、與甲同寢于外舍、其夜忽有男子入婦房與偶、明日婦聞兄弟相賭之言、大驚、迷知為他人所狎、慚恚自經、母家訐訟、繫甲于獄、榜掠備至、不吐其寔、時為山陰令者趙士諜、吳江人也、推

按積特終不能理閑閣謝爭求禱于神明鑒之間忽聞屋梁木作爆声仰視已裂尋思久之即從獄所召甲訊曰爾家有姓梁人乎曰家監掌典是姓梁人也趙遽命逮至拷掠承服蓋其夜潛于牕間聽知主人戲賭乃冒入婦房遂其奸謀耳趙因寘之重典後以卓異推擢為吏部郎二事後先不同遥相懸合

孔林聞金石聲

蘇州沙良著嘉隆間以歳貢恭選都門念得補官近曽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懐未幾竟獲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耳中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廟闃無人焉

時論以為圭誠所格御史為之誤記碑于澤宮沙氏代碑臨池良著有曾孫舜鳳少年善書嘗為余言如此

誤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戶同舍其人貌甚偉而鮮文遍體皺如青赤松皮面有瘢痕隱起類三當錢大狀若癩風者然徐而察之步履言笑如故久之稍稍推訊千戶具言其家本西蜀少年肌體膩潔如美婦人而性嗜酒落魄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草積間夜半宿酲始醒覺鼻端絪緼有黃牙氣又似蒙被然展轉及

但不知身在何所也、已而捫之微濕、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腰間佩有匕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臠、復嗅之、腥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凡數十臠、漸々漏明於是悉其力以從事、俄而此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竭身跳出、睨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死于道、奔告鄰里、急舁而歸、稍々營救復甦、而膚間痒不可耐矣、幸遇名醫進刀圭之劑、得不死、三月而痒止、乃起、則膚革皆變色、幾類漆身豫子、醫言所不死者、以脈受毒淺也、孝廉每舉其事語于親朋之中、退宜戒耽麯蘖、

虎食斗

吴興山中人家、負山跨磵而居、虎狼出入、不分晝夜、東村偶負樵蘇詣村頭易鹽米、借西村斗裝而歸、其日天晚、家有六歲小兒、因命持斗還西村、小兒性傑巧、出門望西村行、竟將此斗戴于頭上而去、中途偶遇狂風一陣、頭上之斗、倏失所在矣、歸告其父、不知何等、其父明日入山樵採、忽見黃斑老虎死于谷口、急呼同伴持械往視之、喉間一斗在焉、蓋虎性易怒、本欲食兒、不意啣斗觖望、遂嚙其斗、以哽塞喉間、憤激至死、兒之獲免于虎口、非徼天之幸乎、

夢得書錦堂句

常熟趙學士用賢林居時、曾遣人持詣閩中九鯉湖

祈夢于九仙祈夢神以歐陽公晝錦堂記中首二句告之、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其人還以白學士、學士喜不自勝、適生客有秀才李喬新者、忽起而對曰、我朝無出將入相、豈公將拜而不果乎、學士怫然不悅、後起用、超遷至天部侍郎、時方推擇閣臣、凡擬進　御前者七人、而趙與焉、　命未下、明日為吳侍御之子鎮伏闕上疏、論訴侍御負婚姻約、改嫁其女、禮部奉勅推勘、學士謝病還鄉、竟不果拜、偶合李生一時之言、

葉和尚

二十年前有葉和尚者、不知何所人、或云是江南漈

倒書生也行乞吳市垢面赤脚狀貌魁梧逢人但云乞我一杯酒常於市中扮十八尊羅漢妍媸老少無不畢肖其兩眸踰時不瞬儼然應真模樣也觀者歎以為神扮畢便索酒飲飲罷復向人取紙墨置地上盤礴揮毫寫作水墨蘭竹妙絕一時或作狂草天真爛熳得懷上人意外巧妙兼善使禿筆書每遇氣焰子弟便拂衣而去後不知其所終里人沈顥記其事

場中魁星

萬曆壬子南畿校士以八月廿八為終場五更時見一青面兒自至公堂跳出隆隆如雷聲已從謄錄所

房前遂轉而出、後復倚於貢院大門、忽失所在、場屋士子無不驚亂、明年、昆陵周延儒聯發會狀兩元矣、

古長人

長洲縣東二十餘里有陽城湖、相傳陽城、是古時一縣陷沒為湖、其來久矣、漁水於湖水清時、往々見其下有街路、疑是此縣之故道也、萬曆十七年大旱、湖水涸見底、忽露出大棺長可三丈許、破之見一長人巨首臥其中、衣皆灰燼糜爛、但存髑髏巨如車輪、棺上朱漆片色尚鮮明、不知何代墳墓、有石碑二尺許文字磨滅不可辨、時余讀書漁子沙上、異其事、往觀之、碑尚在土中未出、又一日再往、將磨洗碑文、則民各已毀碎其石、沉之湖心矣、恐為郡縣所知、相與

寢滅其事耳遂歎息罷還

書生造夢

閩中林某家近九鯉湖其年將赴科舉託其門生數輩入山求夢林齋戒族之數生相與之他所博戲竟不去屆期無以報命乃共設計造成一夢詣林門而誑曰某等為先生齋夢竟有不吉如何林曰汝試言之眾書生曰夢至一處山谷中有龍眼樹甚大及縛一人其上就視之即先生也連呼不應於是某等白衣冠而哭於道傍陡然驚醒林曰此夢大佳我合當中榜眼而汝輩皆白衣終身矣惜哉是年林鄉試獲雋明春果擢榜眼及策而措大數人並落魄無成一

如所造之夢云司農尚書郎長樂陳訏謨說此

毛面人

蘇州皋橋有何氏兄弟二人世以販漆為業一日大郎與二郎閒坐店中見一長大漢子其鬚自兩腮下虬然而起滿面悉被長毛不見其鼻二郎大笑謂此人何從下食大郎便趋出長揖而進其人曰與君風馬何緣見接大郎曰見丈人狀貌非常特欲一致殷勤無他意也進以雞黍酒脯其人袖中取出金鉤子一雙左右分挂其鬚從容飲噉無異常人既畢謝主人曰某萍梗江湖遨遊上國落落無見知者荷君兄弟置酒為樂又執禮最恭某自慚無有以異日未知圖

報於何地耶自是別去數年杳無声迹後大郎二郎各挾資本往嶺南販漆既至海上遇風漂泊值為海賊刼至一寨中兄弟相持而泣自謂不知死所寨主乃令擡頭認是蘇州何大何二使下階親釋其縛大郎潛窺視之郎昔年滿面長毛人也其人問兄弟何以何至此答云販漆曰漆不須買荒寨所餘閑筵設具強留之半月贈以金繒無數因遺之漆四十簏滿載還家入門與母妻相慶兄弟各分二十簏適新郭人來買漆舁之一簏去明日五更復來大郎疑其中有物覆之每簏底置二元寶在内秘而不言盡出其窠中裝託以他客悉居二郎之漆而吞其金二郎不知

也、後稍〻覔露二郎不勝忿爭求索無厭大郎便以
毒藥酖殺之二郎之婦訟於官〻論大郎抵死獄已
讞成無異詞矣後大郎亦使其婦出訴于御史臺時
邵天民按江南見大郎婦妍冶上色非人間有也從
呼至案前以眉語挑之夜與指揮張建節謀張取食
籮鑿空其底坐婦於中舁而進爲言於送領給伴御
史宿三夜後使吏男子衣袒混執燈者入無忌憚矣
御史卒釋其夫之罪而出之里人皇甫司勳汸譔謠
史謠云暫收寶髻與羅裾結束吳兒兩不分夜〻臺
中陪御史朝〻門外候將軍指此事也王徵君於虎
丘舟中說之

三秀才異夢

徐秀才道登於秦淮逆旅舟中、夢長干寺塔忽変成五座、皆有異色彩雲冪歷其上、見二魁星、如人間所繪者、自塔而下、掖徐同登、既覺、以語同舟友人劉博菓、家僮看榜回云中矣、沈秀才應明、夢老樹上落一大鵲巢於地、沈入而坐焉、遂符登科之兆、熊秀才象錫、亦夢登天、未幾捷第二、

孝陵龜瑞 已下皆紀物瑑

高皇帝開孝陵、劉文成伯温曰、此地有寶玉氣、鑿其穴僅可容梓、不宜深尺寸也、上不信其說、故命深之、未二寸許、得小白九枚、皆從坎中飛出而去、力士

以牙杖撲其一、墜地化為美玉、至今函以朱匣、供寢廟前、亡兄世揚為太學生時、親從守陵中貴人索看、中貴人云、昔有築陵將作、偶劚地、忽見金龜徑三寸許者游息地中、獲之、共得十三枚、急取出置掌上、猶能運動、頃之、化為石矣、 聖祖急命祀而匣之于廟、中外臣工交慶、咸謂天錫之瑞焉、明日啟視、又失其十二、今寢廟香案前貯供者、即所存石龜之一也、其説與余所聞小異、

溫涼指

京師某中官藏有宝石一條、長如指大、名曰溫涼指、以酒兩斝試之、投於寒酒中則熱、投于熱酒中則寒、

因其傍微有破損痕、以非全玩、遂不敢供御用、黄州收記其事、

石作雲霞

有方士持二寶石、一紅一白、欲售千金、試之水盆中、先投白者、則水面上冉冉浮出白雲、其氣如烟、須臾以紅者投之、滿盤中泛作紅霞瀲灔、矣不測是何探異、

石中兔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洞中有石無故自動、持歸鑒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僵仆、為見風也、漸漸如石、而後

化成閑人何璧所說

石中蠏

平昌黃家營室於文里山下遇一石礎可高二三寸工不忍鋸欲截其柱轉之主人曰寧斷石而薄無斷木而短趣令工鋸爲鋸開則中有一玉蠏走出不知所之而石之上下宛然具蠏形在其理難曉按筆談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又云石蟹之類蛇蠶可化恐未必然

石中金鯉魚

平昌黃家初卜文里山新居相其地在山之麓約二十餘畝鑿之皆五色土土細如麪絕無砂石深之得

一石板長三尺許、彷彿如玉圭形、匠石異之、發其下、有泉一勺、泉中養金色鯉魚一頭、長不踰尺、忽躍而起、鱗甲爛然、涓涓之流、亦僅及其脊耳、衆以為祥、欣然定宅、及堂成、主人名之曰瑞鯉宅、其中央即魚所窟處也、未久魚亦化去、不知所在、趙石勒時途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唐杜綰剖石鎮紙、內得小魚、鄆縣河淮上有亂石、隨手碎之、得魚二三寸、五代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是皆有是事而無是理者、以古證今、何豈怪哉、

石中松色水影

見一扇墜、不知何石、中有古松夭矯、翠色隱起、而松根有水一池、顛倒之、水皆含飛動勢、黄禹州記楊百隆言、

石中山川人物鴛鴦海馬

平昌黄左卿兄弟葬其先人于江山縣之尹墅里鑿穴僅二尺餘纍纍皆鵝子石石之中有山川人物其族人黄州牧九野所親見為一石中有緋裳碧衣人一石中有朝衣冠而執笏拱立者一石中有紅鴛鴦一對顧影自憐羽毛如繪一石中有海馬二匹蹀躞怒濤中宛具奔逸絕塵之勢如此石卿數十櫓而後見土乃成窀穸故知山林阜壤之間何所不有昔白樂天嘗以石中物問胡僧胡僧云此皆空劫時石其質未成物混其中火盡生風而後成石遂孕其中無足怪者乃知石木諸異皆空劫中事也此論最大

醉石

程君某好畜奇石因以醉石署其齋一石質理瑩潔如玉上有老猿手攀古松根而以一足挂下濯于滄浪其松蒼色其猿白色一石洞赤下有大海日出其中三人相倚而觀之彷彿金支翠旂其人衣飾各別而質理奇峻色微碧一石至白虎斑斕踞其上尾若動搖齋中又有瑪瑙絲赤霞紋諸石磷磷滿床不可校數黃九煙親見之

相思石

海上有碎石片如杏仁辦取一雙後先投酪（當作醋）中浮而不沉相偎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矣名曰相思

石、黄翁嘗出以贈余、

松花石

浙江布政使後樂亭前西偏有松花石、龍鱗隱起如皴枝幹與枯松無異、捫之乃知是石、辛亥冬、吳左丞用先邀讌與陳裸賁元祿秉燭同觀錄異記載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松化石、

白公石

白居易為蘇州刺史、得太湖奇石、賦詩美之、劉禹錫李紳同和、石不甚高、而肉好勻停、質韻兼美、流轉到、張氏曲水草堂中、相傳張燕翼載石進蛇門、內不滑達運者方疲於役、其夜驟雨通宵、及明水漲三尺許、

石船已抵岸矣人以為有神助為楚人江盈科令長洲時賦白公石歌刻于壁今廢

洞庭石公

西洞庭有石公山山畔一石類傴僂丈人狀山所以名呼石公則應石公如人共語然稍遠則應近之反不應此理之不可解者拾閒紀載南岳岣嶁峰南州商河縣丹溪並有響石呼笑皆應

琥珀影

平生所見琥珀最多惟三者尤異一琥珀置文几上其質理色澤與尋常無二遇天放晴映日而照則其中儼然一鍾離仙人像在鬚眉衣飾樹葉葫蘆之屬

種々精細分明時吳人客于燕京所得賈胡見而傳玩請以重價購吳人不欲也一琥珀中有白隺形羽毛如雪玄尾朱頂若舞罷而凝立狀容琢以為扇墜觀者無不称奇一琥珀中有吹簫仙女腰繫花籃貯蟠桃花實窮極纖雅雖画工莫能繼色為余往從一金閶少年手中傳玩愛而條之以他長物與易俄而失去不知落何處矣案神農書松脂入地千歲而成茯苓茯苓千歲而成琥珀意是窮崖絕壑之中仙人野隺時相往来琥珀方孕精毓秀其下遇有所見則而象之融結成形故多幻異天地間理應如此其在木石亦然曷駭乎

穴中飛鶴

山陰人高鶴、甲午解元、其祖葬時形家點穴、約擬地不得過四尺、眾不聽、深之、得石板、啟為忽有一白寉飛鳴而去、既畢葬、形家曰、違吾言、發科在六十年後矣、後果六十年、其歲以葬地之日時生一子、因名曰寉、後發解、與先司馬同榜進士、司理吳中、

雙紅鼠

建寧舉子黃應槐、嘗為人言其曾祖、貧而好客、一日大雪、江右堪輿過其家、止之宿、款遇甚洽、語次、方欲擇地葬親、此人感激、思得覓一吉地相報、後經義冢山下過、堪輿忽蹶而仆地、家人救甦、嘆曰、此地却奇

必發科第無疑然其下有生氣若取葬穴不得過二尺也後待葬人不至復命他堪輿開穴竟過二尺掘之有小石竇下淂紅鼠一雙初鼠目矇々未視後漸能開竟竄去無可蹤矣葬後亦無他四世而應視始舉于鄉

五色土

平昌黃家新居在文里山下方可二十畝其中土皆紫泥也又有黃如蠟色者白如雪可為粉者蒼如檗鹿文者碧如玉屑者翠如空青者青如靛可作墨者紅如丹砂者種々不同而質更澤膩其家墙壁悉取紫泥塗之吾吳下近来用紫花布色泥塗壁益取山

黄泥與細灰三七分和合而成不及江夏天然所謂瑞鯉之異即其地矣

鐵沙

王冢宰國光家有山地一區每遇大風過則其土結為鐵沙使數十人掃蕆之一度可得百石以鬻于市益世籍其利非一日矣王公山西陽城人也

沙水化精鹽

鹽出產各不同有煮海潮而成者有晒海水而成者有鹽池有鹽井山陰王文端公家每遇大風刮起沙泥澄之皆水精鹽也

帝女化松

西北山中有白松、相傳為黃帝之女所化、黃禹州以間楊百隆、百隆曰、西邊多松、葉翠而身碧、然與帝女所化枝葉株幹俱白者、又少異矣

梅梁

會稽縣禹廟中有梅梁、其上老梅一枝、是木理中生成者、槎牙盤屈、若鏤若畫、每天將陰雨、則枝骨中水出、青苔鱗生、歲以為常、而木不腐爛、斯為奇矣、

鳳皇梁

處州遂昌縣學宮、十年前燬於火、縣議鼎新、功將成矣、而明倫堂後穿梁一根不稱、苦無巨木、或言孫秀才家山中有老杉、適可為梁、令遣吏致值三金、命工

師伐取、伐後、鋸而分之、中有朱鳳一隻在爲首尾貫于木杪、色采爍然、毛分縷悉、世之刻畫者莫能及也、惜其尾爲工師所斷、減却一二寸、不見其綽約之勢耳、至今猶在、

木中吹笛人

會昌中、含元殿壞、盩厔縣百尺異木、中藏十年巨蟒鋸之殷然血流、山陰禹廟梅梁、遂昌縣李鳳皇梁皆不足異、最奇者、宋元間小說載桂州僻境有林木、蓊鬱數十里、每月滿之夜、笛声發於林中、甚清遠、後有人尋聲自一老栢樹中出、伐取爲枕、如期而發、凡數年、家人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有一

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莫能名狀焉、其夜絕響、

雙頭牡丹

豫章胡生善候氣一日過平昌城北吳氏宅謂公家瑞氣甚王、貴徵不遠矣、吳氏子喜不自勝明年欄中牡丹果發雙頭益奇之、又明年而以訟鬻其宅、轉售項氏項氏故居遺火、遂從焉、二子連發科第于此宅、

盆蓮作品字

黃岡州言楊百隆家盆中值蓮花一株本草桯也、三年不開、一夕開而並頭瓣中有品字、

甘棠樹

甘棠樹、今在河南府陝州治東、其地有伯憩祠、棠樹

枝葉無存僅老榦一枝高約三丈餘其色如鐵紋理堅密相傳歷代有帝王興則發新枝我　高皇帝起兵之年曾發頂上一枝

杭州四異

有紀物異凡四種而不及杭州天下桂花皆無子獨杭州桂花有子余嘗于貢院中拾得數枚翠而香可愛乃知宋學士桂子月落中之句非漫筆也天下菊花皆不落獨杭州菊花有落英益徵騷經為實錢又西湖之上週遭皆綠楊掩映夏月如青帷中行而畫絕無蠆亦少蚊故世謂斯湖為明聖矣

大榕樹

廣西會城中、有大榕樹一株、上造関壮穆廟、其地寬可三畝、下環石為洞門、可容商車官騎、往来其間、絡繹不絶

桂子

黄陜州家於平闍門外、有小池、其先君子植桂樹環之、歲結子如小棗、而色翠、掃之可得數升、故老謂桂粒可種、々之三年始萌甲、後黄君試之果然、

松花菌

蕈似釘蓋有曰菌、為類至繁、独西湖諸山中有松花菌一種最佳、色紅潔可愛、味更鮮美、九月間生、其年山中松花盛、地即産菌、蓋芳芬鬱積于地下者、一遇

秋雨，其炁輒蒸，而有向風處更多，不可得耳。余憶數年前與僧行九溪十八澗中，共摘而煮食，見者無不驚走。今久不知此味矣。俗名胭脂蕈。

蒟蒻

草食之物曰蒟蒻，狀類南星，葉剛而色殷，結於根上如碩果。摘之，用新瓦磨其汁，入釜中煮之，即凝成膏，瑩澤清美，消痰之上藥也。此物性畏癢，人以爪爬搔其枝，則葉自舞。黃巖州家有之。

白楓

台州有白楓樹，身葉俱碧，風拂之，迴翔如雪。

木蕈、

浙人言山中有木名柏昔、伐其根同斧碎斲之如鱗皴然、三年後、木腐生蕈、而不盡在木、凡雪霰所薄之地、一霰一蕈、或在地、或在葉、或滋于山阿高下數十丈俱成蕈矣、余又聞閩人言蕈生最易、凡陰崖雪磵中、有老樹株橛用滲池之水灌之、三日後、纍纍叢生其上矣、摘而食之又灌如初、至三度後、乃始曝乾作香蕈、蓋蕈之最下者、與三年之說不同

甘露降

萬曆壬寅冬九月內、紹興蕭山縣有甘露降于冠山、松樹弥漫數里、遍樹如雪、民居採而食之、其氣芳、其味甘、糴日舞風、十餘日乃止、

芝異

吳縣殷學申公時行及第時其堂前一柱忽生瑞芝觀察使劉弘道聯捷之秋園中產子母芝常熟陸封君父為泉州郡丞有二子崇礼問礼後先成戊戌甲辰進士其年堂屋柱上產五色芝經月乃萎壬子秋南濠徐文衡家忽有芝生于糖箒上未幾捷至城西熊秉鑑家門楼上忽生絳芝摘下浮水盆中盆水洞赤是科領薦第二

茂火

常州武進縣將孝字惟忠應試南都未捷之前一日其父置酒留客酒酣相共啜茂座人擲查于地輒便

熒熒然火起青綠有光再擲亦如之衆咸驚覩少頃捷至

桂兆

熊秉鑑秀才別駕之孫余昔嘗與別駕會飲知其人長者壬子秋秉鑑家有老桂六十年矣其花本黃色是歲忽變為丹徐道登秀才家住長洲葑門之外村落辛亥除夜中庭桂花盛開有白鼠常游走其下家人跡之不及是秋報捷者至見而擊死之兩人並聯捷

雙麟冢

閩人王郡公應麟守鎮江廉介自持民家牛將生子

走匿山中、吼如雷、既産視之麟也、祥光燭天、如火烈焔、所過之地、廬舍俱焚、衆怒、因縶之、舁而獻諸公、公嘆息而瘗之、其明年、是牛復産麟、又為人所撃死、公令復瘗于前處、因題其塚曰雙麟在今北固山下、而王公名應麟、瑞之偶協若此、

米倉龍

閩西戚畹劉氏未遇時、米倉中有物類大蛇、而有四足、鱗甲如鏡、長僅四尺許、家人莫敢近焉、後漸長至一五六尺、一日風雨中化去、未幾而 西宮應聘、説者謂為倉龍之祥矣、

龍藏雞腸

吳興某鄉、有村媼畜一伏雌于床下為霹靂所擊鸡死庭中、媼之子以食雷擊之物令人膽壯持刀後門燖治之、門外有小菱蕩、釜刀一下、光怪燭天、忽見小青蛇從雞腸中出、蜿蜒入水、總離二丈許、地弥空、火焰復震一聲霹靂蒼龍上騰于天矣、箏絃指甲種種皆能發蠱、視之益不足奇、

鹿有命

有一叟善談星術、嘗與曹偶侯太守出堂適堂上鹿乳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為此小鹿試布算之、其時守犹未出、叟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成一八字、歎曰賴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不出

三日、犯水厄死矣、衆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脚堂下井中而死、

異魚、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尺相去十餘里便知為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蜿蜓海島星居者數百餘人咸来分割其脂為膏經月不盡又有貪取魚目為燈相與攀援騰踏而上其目大可數石、計無能取、失足溺死于中者同時七人、乃止、王徵君稱登言、

魚鱗屋

楚辭有魚鱗結屋、讀者或以為駭人引喻之辭、未敢

遂信先年武進縣令忘其姓名是閩海人嘗詣一士大家見中庭醬瓿所覆者何物問爲士夫曰竹葉所織成也便推問父母仙鄉亦有之乎縣令曰敝處只一小魚鱗爲之耳士夫驚謂曰魚鱗有若此大者乎縣令曰其大者可結爲亭子斲其骨作柱以支之居然屋也乃知萬斛舟千人帳南北兩不相信此怪其罕如斯之類可以審推亦王徵君言

井中魚

希言舊居城北種花池上是顧氏外舍入門有巨井在檐下井中時時水溢浮出金色大硃魚長徑尺許俯而取之輒引去少時復來居四年餘僮子時時下

闕、或用鉤餌探入、終不可得、或云、此井通婁子江也、

鼠銜錢

通州孫秀才、母死家貧、無以襄大事、方在憂戚中、忽一夜、有大鼠十餘輩銜錢數貫、置其床下而去、遂獲助斂、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蟲耳

城東馮時中、業小兒醫、少年時、耳中飛入一虫、百方灌治、終不能遣、後或朝出暮還、或睡中飛去、寤後乃返、久之、驅逐無策、亦漸相安、後享年八十而終、

食榧可治蟲

丁千戶少年生寸白虫、友人勸食榧子、每多數枚、食可三四斤、後一日、腹中忽作大痛、洞下如指大者一虫、長丈有半、餘細者如麵縷成結、又下無數、宿疾遂除

泥丸子治蟲

有人患腹脹、從市中乞方士泥丸子水磨服之、吐出翠色虫一尾長尺餘、細鱗巨目、衆皆見之、病從此差

酒能生蟲

貴人程甲嗜酒、縱飲遂病痔、一日適癢難忍、醫用藥汗之、汗皆黃水、又處一貼下劑、所下悉細寸虫、投之水中、如小鰕、如蟣子者、不下數十萬、如此下者數度、痔瘡乃除、医云、少不治、且發麻風矣、

腹蟲有鱗角

盧叅將分署鹽石、其夫人病如瘵而色萎黃加劇矣地僻無醫、思有力士遺紅白丸子、試與之服、々後腹作楚、下虫大者百頭、悉有鱗角、背綠腹紅、雙眸烱然小者數頭未、成鱗角而肉蠕々動矣自是疾除後與叅將偕老、並黃州牧九野所記

湖山二異

閶門外大墳湖中（俗名沙盆潭）獨無蚊、南距釣橋北接因城湖（俗誤隱澄又訛應洋）其地即不然矣、虎丘山延袤數里外獨無蟲、土人云有甘草生其地、能辟蟲毒、然不識何者是甘草、

宋襄公墓鏡

山陰陳半刺在宿州時有盜發郊外宋襄公墓得舊鏡一枚黑漆古奇文異質莫可名狀半刺藏之珍後以置交際篚筐中為一粵西貴人所受

大勞山鏡

山陰祝良柱家近一小山坎頭數年來時有紅光燭天後戊申歲大勞山坎徙出溪上鄰人見水面奇光循之而得一舊鏡亦黑漆古背後鑄成麟鳳龜龍之象至今良柱之弟收藏

硃砂林

希言舊藏有硃砂林一座色如榴房乍裂純是硃砂

而微露砂石痕名曰丹山映雪不知落誰手矣後見徐郡倅家一塊、則長徑寸許赭色奪目可愛、近見范参議齋頭生銀一片、則硃砂歲久而化者、金燦霞流、亦奇物也、千歲成金之説豈不信然、唐僧皎然有題盧明府道室詩、砂床不遣世人閒李賀皇言光明砂生雪林之上、謂此矣、

雕工

吳中雕工凡數十家、余所見者有陸子寃、一名小賀、今有頓師雲之子小頓、名未詳、沈其材子宗羲、字子序、兩人並有巧思、皆名工也、其所刻檀梨烏木象齒犀角以為巵盃罌缶諸器、倫極精巧、有得心應手之

妙矣此不足奇也曾見沈生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許蓬檣舵櫓綷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卸衣盤礴于船頭銜杯自若一人脫帆袒卧船頭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蹲于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溫酒作收舵不行狀舡中壺觴飣案左右皆格子眼窗玲瓏相望窗楯兩邊有春帖子一聯是好風能自送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眉髮机榻無不歷歷分明又曾見一橄欖花籃是小章所造也形製精工絲縷若析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之中穿條與真者無異又曾見小頤雕一胡桃殼殼色摩刷作橘皮文光澤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復啟視之則紅

勾欄内安紫檀床一張羅幃小開、男女秘戲其中眉目疑画、形醉畢露、宛如人間横陳之状施關捩、机皆能揺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此巧、豈物之妖者乎、沈生又取桃核刻作競渡龍、爪牙鱗鬣状欲飛舉、龍口啣夜光、珠、一人執小旗、立于龍首、一人荷関刀、立于龍尾、两旁據舷而坐者各四人、細漿軽楪運動如駛、其舟像水中行也、又于蒲桃殼上、鏤出草橋驚夢一段、屋宇人物、精絶無倫、間以疎柳藏鴉、柴門臥犬、悠然、夜景、亦思致之最妙者、又用橄欖核上雕碧雲天一段、描寫出圉夫持鞭整韂崔張两人作徘徊顧盼之態、奇幻出於意表矣、其景即車兒投東馬兒

向西兩向也又用文犀雕百花籃為酒杯種ゝ花草具備工緻尤極又撤攬核上鏤出貢寶波斯四人褁鼻捲髮襖子裲襠形飾無不畢肖爲如斯之妙能於燈月下成之皆若自然巧奪造化二子之技今古罕儔

古磁器

閩洛周齊間有人畊地常掘出古磁器栝棬錠樹之屬千形萬變並是絲繪男女秘戲之狀耆老相傳是五胡亂華時元魏北齊懼其地有王氣瘞此為厭勝之具皆供御物非民間造也茗上吳徽君夢暘家藏有古磁杯一隻直是婦人坤戶形如偃月纖悉具偹

物之妖者信有之焉、

孟河口煙火

萬曆乙酉春吳人陳楠因訪舊金陵還經孟河口、夜繫舡月色中、鄰舡是新都大賈、曾許江神酬願造大煙火一架、累月而成、費數百金、衆不知其奇也、相共聚觀其所構架悉用檣竿豎起、初點藥綫徐吐出金菊芙蓉四季百花、吐果、復放小紙爆、及流星賽月明之屬、俄而現出楼閣亭臺之狀、挂下大珠簾、迤邐有兩人捲起、次第粧出戲劇、虎牢關斬貂蟬蟠桃會、十二寡婦征西、雪夜訪趙普、伯魚泣杖、楊妃舞翠盤、若

此等總百餘勢，皆如生無異，看至夜半，呈技將畢，最後發霹靂一聲，忽墜一大珠于江，躍出五條金龍，一條追逐此珠，掠于水面而去，鱗甲燦然，波濤震沸，於是咸駭其神，自有火樹銀花已來，無過此麗也

鬼工毬

華亭宋維簡先生坤，所藏多奇珍異寶，其孫孝廣懋澄為兒時，嘗見有鬼工毬，有形類一大胡桃，面文質理，宛然相似，揭開其中，重疊如殼相包，宮室人物器玩服飾戲具，一切人間有形之物，纖悉具備，位置巧密，宛轉自然，驗諸史傳，皆所未有，詳其命名，則知西域鬼工之所作也，先生物後，不知所在，

玉劍尊

宋維簡先生又藏有白玉陶令像高可徑尺瑩澤無瑕是採菊東籬下詩句柴桑公着葛巾幅衣眉目鬚髮衣摺種〻精細通身白玉鑄成惟手中所把之菊葉綠花紅綠如爪皮紅如血點顏色精彩超于世表亦希代之宝也莫知為何工所製想澄兒時見之

白玉觥

秀水縣項墨林家宝器充積不計其數而最奇古者白玉觥是漢代物色勝脂肪光照一室其形如棠三足有蓋上並刻兕面旁有環為當肉好停勻滿身絕細臥蚕紋為楚人晏崇讓以千金買之而去

氏古玉杯

李都御史古玉杯有兩仙人作把手衣摺皆是樹葉繩結非今所製其足如砥滿身文藻又若双魚之狀大可當李雅玉質雖不甚瑩潔而古色逼人細紋碾法精工是三代間物價直二千又一古方玉杯如盌大碾法尤精純是朱綠侵蝕翡翠丹砂斑斑點點其色美于脂肪然說是漢器其值亦不倫矣二物並係長君傳玩命余志焉

玉魚

武林張觀察振先奉　旨籍沒江陵得三玉魚一紅色一黄色一白色貯之水盌中並能自然浮沈相序而戲有魚貫之象焉後燬于火亡存其有宋板書一

船、脫帆儋棲、舡遭覆沒淪于水中、無一紙存者、

玉豬

曾見太原徵君家藏玉豬、長近五六寸、高半指大、滿身毛色、並作煙霧氤氳、鏤法精工、玉質蒼潤、皆絕品也、十五年前、與趙居士宦光同過松院見之、是日出古玉玩一小箱、不下數十種、未能盡記、如此奇者亦不多得、

玉樓臺

長安有知名老玉工失其姓字平生止造奇玩二種、巧奪造化、其一已入大內矣、其一是玉樓臺、提起絲繩、中有樓臺榭閣數層、東西南北、通為四牖、玲瓏相望、鉤欄網綴繡栱珠簾輝映耀日、每間上有仙人美

女、机関運動、行走自然、其具如芙蓉宝瑜、閨之則一方羊脂玉也、雕鏤之工、窮奇極妙、姚江鍾都憲公子出二千金購得之、帰路為盗所刦、絶妙尤物、遂落僂羅巣穴中、

瑪瑙簪

内家一長瑪瑙簪、中有角巾仙人在為立簪席上、而此仙人旋轉不定、後嫌太長命工稍截其足、仙人遂止不動、徐鄉麟談、

梅花琥珀

昔嘗見江南豪貴家、藏一琥珀、中有半開梅一枝、其

珠影横斜之致如人鏤成

水銀琥珀

有一琥珀照見無数水銀揺蕩其中有聲汩汩然斯則流注于松柏根而相融結者理或然爾

石中龍戯

梁溪周雲来藏一石中有双龍戯海映日而觀則金鱗揺漾鳥紋須滴旋轉不定其精妙難以言述矣宋先輩懋澄見之

石屏風王維詩意

北地李大司農博物嗜古収藏有大理石屏風高可三尺廣倍之其画是王維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

樹萬人家一聯詩意，煙林如黛，宮闕巍然，如水墨宋人墨蹟，是曠代之奇玩也。徐卿麟見之。

石屏風元人畫幅

李大司馬征播酋，獲大理石屏風四扇，高三尺五寸，其畫皆元人筆意也。一幅黃大癡，一幅黃叔明，一幅徐幼文，一幅倪雲林，層巒疊嶂，斷烟殘靄，無不各極其致，而皴法點染，纖悉畢具，蓋石之奇妙，世人終莫得而解矣。大司馬以轉贈都御史李公，請董學士題贊，鐫入上方。

小研山

曾見婺州破瓢道人吳孺子藏一英石小研山，長徑

三寸、峰峦洞壑、畢具目前、其色玄、叩之聲清越若在米家石數、六當具體而微、道人既老、且貧、四明董秀才以五金詭得之、今不知何在、

銀橘杯

曾見元人朱碧山製銀橘杯、杯形宛似洞庭霜橘空其上為圓口、周遭斑紋隱起、如芝蔴雨點皴法、而把手橘葉一枝、若新摘下、蜡屈鉤連、森勁蒼古、後代銀工所不能及也、杯底略凹、有篆文碧山二字、是雲間顧中翰汝和家物、太原徵君得之、常用以浮坐客

玉臥齋

嘉定陳太學德甫家藏古玉獸勝長三寸闊一寸學如指大究似剛卯具中有一人形單淺紅衣裳眉目皆具圓頂赤腳額顙明僧狀貌索價甚高

獅蠻帶

武宗時逆瑾用事南閹楊文莊崇去孫某舍人將乞恩于朝鬻其賜第得六百金裹之京見京城有老人賣璞遂捐四百金買之還邸舍命工剖為識是獅蠻玉也造帶二束次第並獻于瑾瑾立出數千金酬其直因與奏上乞恩舍人得授中書事瑾益恭瑾益愛幸之中外欲請謁者多因舍人前後獲得居間金數萬陰知瑾逆謀將敗乞差南還瑾既伏誅二帶並籍歸御府矣

張騫乘槎

朱碧山製張騫乘槎銀杯、一仙人臥老、樹槎枒上、瀉酒入空腹中飲之精巧非常、

竹蟾蜍

吳中有巧人朱雪松善取老竹蟠曲根鞭、雕琢、為蟾蜍、摩弄如玉、與真者無二、

猎園卷之十六終

光緒戊戌小陽月中浣清苑王叔振校閱畢
雍正乙卯春三月下浣若山子陸緋垣的讀畢

巻來讀維垣東郡先生子也先生隱居有素趣無物
外与余 先大父為忘友詩書皆精書法尤妙書工篆刻研
益不以其名皆氣要而能耳書覺 前輩風致尚存其他則
大為如金壽門先生之以逸民傳其六節太嘏甚六全字旧
藏研甚有先生銘斷極潔動不支 頌款竹林記
東郡先生諱騏字業求人其詩節園
不可及之胸襟高曠工詩工書其劃
硯銘一案所彩也銘曰一寸之硯鈐記藏
二字叶韻 雲間諸葉記